

【文小馆】

□王方晨

我听《关山月》，是在一天的黎明。半睡半醒之际，从村中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那乐声，高旷、清和、静穆。身不由己，就跟乐声浮到了云端，但觉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，并不晓得是什么乐曲。

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喧嚣的时代和素喜喧嚣的乡下，这样的乐曲无疑是陌生的，听后双耳就像洗过一样。待我考入了师范学校，从音乐课本上，才得知这段乐曲的曲名，并看到了曲谱和歌词。那是李白借乐府旧题创作的一首五言古体诗。

在鲍坚《明月关山笛》这部小说中，我重又听到了它。一首古曲，穿越了时空，也给小说确立了基调。跟《关山月》高拔的旋律相符，《明月关山笛》从生活的日常入手，开掘记忆，走进历史洪流，让文学中的同类书写拥有了一份难得的清越。

《明月关山笛》所叙述的故事，是一代人在历史的瞬间寻找方向的缩影，但在我看来，它的可贵之处，更在于极为生活化地呈现了一位老人在残酷岁月中走过的革命之路，那种客观理性的认知也让人读来多了一份亲切和生动。在这位早已进入老迈之年的岳父身上，作家并没有施加理想化滤镜和光环，使其更接近一个凡人。小说的叙述者“我”来故乡度假，如果不是临时起意吹响横笛，这位老岳父可能依旧隐在生活的暗影中，甚至连家人也只是将其视为家庭的普通一分子。

小说从度假、旅行、探亲与送客、交谈、午睡等日常家居生活讲起，那并不完美的笛声出现得自然而又惊艳。对流行文化而言，这笛声是稀有的，并带着与众不同疏离的感觉，最适于出现在艺术欣赏的场合。

实际上，小说中的吹奏者也是才学不久，反复练习了几次才能将古曲吹奏完整。但这不妨碍它勾起一个老人内心深处蛰伏已久的回忆，同时，也多少透露出老人身世里隐晦的不寻常。

随着老人的讲述，我们缓缓走进了往昔，走进了被尘封的遥远历史，但更走进了充满质感的真实生活。与几十年后的年青一代没有不同，年轻时的岳父也怀有一颗不安分的心。当代人的奇遇，只能是和平年代的历险，与飞机、高铁、手机、电脑、网络、虚拟世界有关。几十年前，岳父则会遭遇土匪、兵痞，遭遇抓捕、行刑，危机四伏，性命攸关。

而个体命运的转机就是，岳父遇到了另一个人，“二三十岁的样子，长得很清秀”，正被施以酷刑。鲍坚不提供疑问，也可以说单刀直入：年轻时的岳父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。行刑的残忍与共产党员的坚韧，无疑带给岳父心灵以强烈的震撼，以至于趴在树上看他热闹的他实在受不住了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好汉！真是好汉！”

岳父传奇的革命之路，就此走出了第一步，从血腥的刑场开始，也是从灵魂的感动开始，而这条路也并非一眼望到尽头。他像一个被命运裹挟的人，一步步靠近一项众所周知的伟大事业，也是一步步走近一首古曲。

我相信鲍坚的目的，并不仅仅在于要写出这条路途的复杂和曲折，因为那已为众多的文学作品所书写和为很多人所认识。年轻岳父经历了数次反复，才终于离开家门。他在那条当时尚属未知的道路上，陆续偶遇了很多人。“何止春珂伯伯，紫英阿姨、阿修伯伯、春珂伯伯的队长，包括那个杖伯，甚至还有那个庙里有点神秘的住持，还有……你爸第一次见到的视死如归的林福生、买药的老陆他们，还



聆听穿越时空的清音

有……”每一个新遇见的人，对他来说都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，都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生可能。

岳父经历过死里逃生。岳父与会吹笛子的游击队员春珂伯伯结下了生死情谊。紫英阿姨会弹古琴曲《关山月》，他就在紫英阿姨的指点下，用笛子学着吹出来。

几十年过去，“我”从杖伯之口得知了岳父的《关山月》之缘，便不紧不慢地诵读出了《关山月》中的诗句：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……”

从岳父、春珂伯伯、杖伯，到女婿“我”、女儿宁佳，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惨烈，紧张，舒缓，甜蜜，雅致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。在《明月关山笛》中，最主要的，也是鲍坚做到的，而且深深打动读者的，是小说通过这个拨开历史迷雾的故事，写出了人的品质。

绚烂归于素，喧嚣归于静，浮华归于简。鲍坚用岳父的故事这个生动的个案告诉我们，教科书上的事件与日期，只是历史的标记。当岁月的迷雾散去，历史可能就是无数个个体在具体情境下，于偶然、畏惧、探寻、触动与抉择中走出的真实足迹。历史情境与个人际遇得到还原，人的真实面目才能被后人认识，也才能被后人更深刻地理解，以及理想信仰如何发生其极其深远的意义。

《明月关山笛》让峥嵘历史从“云端”落地“烟火人间”，也让岳父成为女婿眼中一个过着“素、静、简”生活的普通老头儿，一个混在人堆里都不会被认出来的“家人”。其实，岳父之所以如此“生动”，皆与他是怎样的人有关。他的矮小和大力，他的勇敢和平易，他的正义和执拗，像他评价不畏死的林福生，“不是古代的那些英雄好汉”，但“应该也是英雄好汉”。这种“人”的视角作为小说叙事

的美学选择，揭示了在现实世界里，那种道德与情感的必然，常常大于所谓的历史必然，也充分验证了英雄的品质也正是人的品质，这无疑为《明月关山笛》给我们的重要的现代启示。

至此，我理解了《关山月》这首古曲在文本中的精妙所在。它不仅是小说的意象编织和情节线索，更与人类所拥有的那些宝贵的品质相呼应，为作品搭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骨架。

同一轮明月，同一曲关山，在《明月关山笛》中把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正义的文化血脉连接在了一起，让岳父遥远的个人选择，被放置在了一个更悠远的精神传统之中。英雄主义的解读，也由此获得了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维度和超越一时一地、具有永恒意味的感染力。

从《关山月》中，一代代中国人能够感受那种高旷清静之美。鲍坚把这种美带进了小说《明月关山笛》，让人的品质之美更加熠熠生辉。《明月关山笛》最终呈现的是生活，并给生活赋予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清音。我想说的是，生活本来就是历史的本真面貌。当历史落地，我们才会发现更多的生命之美。

鲍坚以小说《明月关山笛》对英雄主义和宏大历史的当代思考做出了形象的文学诠释。英雄，正是那些在历史夹缝中坚持善良、追寻光明的“平凡”个体，而文学与历史的距离，首先是被这种“常人的生活”和永不泯灭的人性光辉所消融的。

在喧嚣中沉淀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守，寻回生活的“清音”，是抵御浮华、安顿心灵的重要力量。一首古曲，一段历史，一种“绚烂归于素”的生活态度，让读者看到了真正的历史，而本质上，《明月关山笛》带给读者的是一次宝贵的生命体验。

□于春生

故乡潍坊，是享誉世界的风筝之都，也是风筝最早飞起的地方。放风筝，是故乡悠久的文化传统，是故乡人流淌在血脉中的情愫，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。

在故乡，每逢春季，巷陌人家、集市店铺，时时弥漫着竹篾的清香，处处成为传承风筝文化的课堂。扎制风筝，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工艺技巧。竹、丝、纸、绢，选材大有讲究；扎、糊、绘、放，蕴藏着无穷奥妙。骨架要对称，筝面要平整，着色要亮丽。放飞地点要开阔，风力风向要适中，丝线要牢固。这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，更是一项启迪心智、陶冶情操、锻炼手工、展示才艺的有益活动。

小时候，放了学，做完功课，我和哥哥、弟弟便紧锣密鼓地忙活扎风筝。兄弟三人齐心协力，将淘换来的几节竹竿，锯拉、斧剁、刀劈成一根根粗细适中的竹条，再用小刀刮削成厚薄适宜的竹篾。随后，弟兄们便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精心扎制自己心仪的风筝。

哥哥年长我五岁，扎制技艺娴熟，他扎的是立体“宫灯”风筝。弟弟虽小我两岁，可他心灵手巧，扎的是“红娘传书”风筝。我虽手拙，却也执着于工艺简单的“八卦”风筝。兄弟三人按照各自心中的构思，将剪裁好的竹篾在烛火上烘烤、弯折，再用棉线绑扎，一个个风筝骨架在灵巧的双手中成型。

裱糊风筝用材十分讲究。裱糊蜻蜓翅膀要用绢，绢的透明度高，放飞后翅膀显得活灵活现；裱糊鱼尾要用绸，绸柔和丝滑，放飞后鱼尾迎风抖动，鲜活灵巧；裱糊鹰爪要用硬度较大的牛皮纸，放飞后鹰击长空，方显刚毅凶猛。

裱糊好的风筝晾干后，再用毛笔精心着色。经过一番紧张的劳作，弟兄三人心仪的风筝扎制完毕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手拉着手，兴高采烈地登上高高的城墙放风筝。

城墙顶上开阔平坦，春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不论大人还是孩子，手里牵着的是风筝，放飞的是欢乐的心情。五彩的风筝次第升空，湛蓝的天幕瞬间成为风筝的海洋。眼望着满天飞舞的风筝，妹妹急切地呼喊：“哥哥，快把咱们的风筝放起来呀！”

急不可耐的弟弟在前面拿着线拐子，我双手捏着风筝翅膀。一阵风儿吹来，我对着弟弟高喊：“快——跑！”弟弟闻声疾跑，我双手趁势一松，“红娘传书”风筝迎风而起。“噢！咱们的风筝放起来啦！”伴随着弟弟妹妹的欢呼，哥哥的“宫灯”风筝，我的“八卦”风筝也相继飞上了天空。

广阔无垠的空中，飞舞着各式各样的风筝。你看那“沙燕”风筝凌空飞舞，轻巧灵动；“红娘传书”风筝身姿婀娜，曼妙动人；尤其那长逾百米的“龙头蜈蚣”风筝，飞舞在碧蓝的空中，宛如游龙在天，气贯长虹。

手牵着悠长的丝线，仰望着千姿百态的风筝，我为故乡那美轮美奂的景色沉醉。

不知不觉，天色渐暗。皓月升空，群星闪烁。一只只风筝高悬在澄碧如水的夜色中，同群星共舞，与皓月争辉。

哦！天上的风筝饿了吧。我将一张张圆形纸片卷成小喇叭筒，套在丝线上。伴随着清风吹拂，小喇叭筒沿着丝线时断时续地上升，为夜空的风筝送去夜宵，也捎去我纯真的祝愿。

握着线拐子的手忘记了酸痛，盯着风筝的双眼忘却了乏累，连回家的时辰也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就在玩兴正酣之时，高高的城墙下忽然传来母亲的一声声呼唤：“小黑，快回家吃饭啦！”

在这万籁俱寂的月夜，母亲的呼唤之声，是那样温馨亲切，又是那样美妙动听。这声声呼唤，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，浓浓的情。

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。当年的稚子已渐近耄耋老翁，母亲也已离开我们六十余载。自打母亲辞世，再没人呼唤过我的乳名“小黑”。多少个难眠之夜，多少次梦回故乡，那美轮美奂的风筝之夜，那高高耸立的城墙下面，仿佛又传来母亲那温馨亲切的呼唤。每当此时，思念母亲的泪水便禁不住地流淌。

故乡的风筝之夜，早已化作我生命天际线上最温暖的星辰。那根细细的丝线，一头系着高飞的风筝，一头系着母亲的呼唤——如今，放风筝的孩子已两鬓斑白，呼唤的人也已远去多年，可那声“小黑，快回家吃饭”依然在岁月的风中回响。母亲用一声声呼唤，在我心上系了一根永远不会断的线。无论我飞得多高、走得有多远，只要顺着这根线往回走，就一定能找到家的方向，找到生命的根。风筝会旧，岁月会老，唯有母爱，是那永不坠落的天际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风筝飞处是故乡